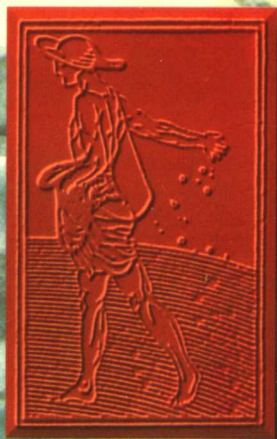


中国新诗经典



臧克家

烙印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新诗经典

臧克家

烙印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德强

封面设计：张沐华

中国新诗经典·烙印

臧克家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千岛湖环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74000 印数 0001—8000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983—6/I·903 定价：5.80 元

前 言

与“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爆发的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中国新诗充当了狂飚突进的急先锋。它勇敢地冲破旧体诗词从思想内容到格律形式的重重樊篱，大胆地用口语白话入诗，真切地表达了当时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的心声，奏响了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主旋律，因而在千千万万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许多诗作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中国新诗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尤其在最初发展的三十年间，诗人名家辈出，各种流派纷呈，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极为深远。那些成名作或代表作，早已成为新诗的经典性作品，令人难以忘怀。

为了给今天的新诗创作提供借鉴范本，同时也为了向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理想藏本，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新诗经典》，

尽量按最初版本的原貌以简体字重排了著名诗人的成名诗集或代表诗集。

第一辑 10 种出版以后,得到了读书界的一致肯定和诗歌爱好者的热情欢迎。为此,我们决定编印第二辑,并根据读者要求增加了版本介绍和诗人小传,以便对诗集情况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但愿这些诗集能带来一种深沉的历史回声和清丽的诗味艺韵,使读者得到更美的享受。

编 者

1997 年 2 月

诗 人 小 传

臧克家 山东诸城人，1905 年出生。1923 年到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1925 年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随革命军征讨军阀。大革命失败后，逃亡东北。1929 年到青岛。1934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25 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其新诗创作得到闻一多的鼓励与帮助。1933 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烙印》，次年又出诗集《罪恶的黑手》，从此蜚声文坛。抗战爆发后，在前方度过了五年艰苦生活，写了许多歌颂抗战的诗。1942 年秋到重庆，1945 年到上海主编《文讯月刊》，1948 年到香港。1949 年回到北京，担任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各种职务，后主编《诗刊》。现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著作有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运河》、《从军行》、《泥土的歌》、《十年诗选》、《宝贝》、《生命的零度》、《春风集》等，长诗《古树的花朵》、《李大钊》，

小说集《挂红》，随笔文论集《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学诗断想》等。

目 录

烙 印

序 (闻一多)	3
难 民	9
忧 患	11
希 望	12
生 活	14
烙 印	16
天 火	18
失 眠	20
像粒砂	21
变	22
不久有那么一天	24
万国公墓	26
都市的夜	28
老 马	30

老头儿	31
老哥哥	33
炭 鬼	35
神 女	37
当炉女	39
洋车夫	40
贩鱼郎	41
渔 翁	43
歇午工	45

罪恶的黑手

序	49
盘	51
小婢女	53
罪恶的黑手	55
亮的影子	64
壮士心	66
自 白	67
吊	69
元 宵	71
村 夜	72
无窗室	73
答客问	74

民 谣	77
生命的叫喊	78
新 年	79
都市的春天	82
流亡的诗人	84
场园上的夏夜	86

集外拾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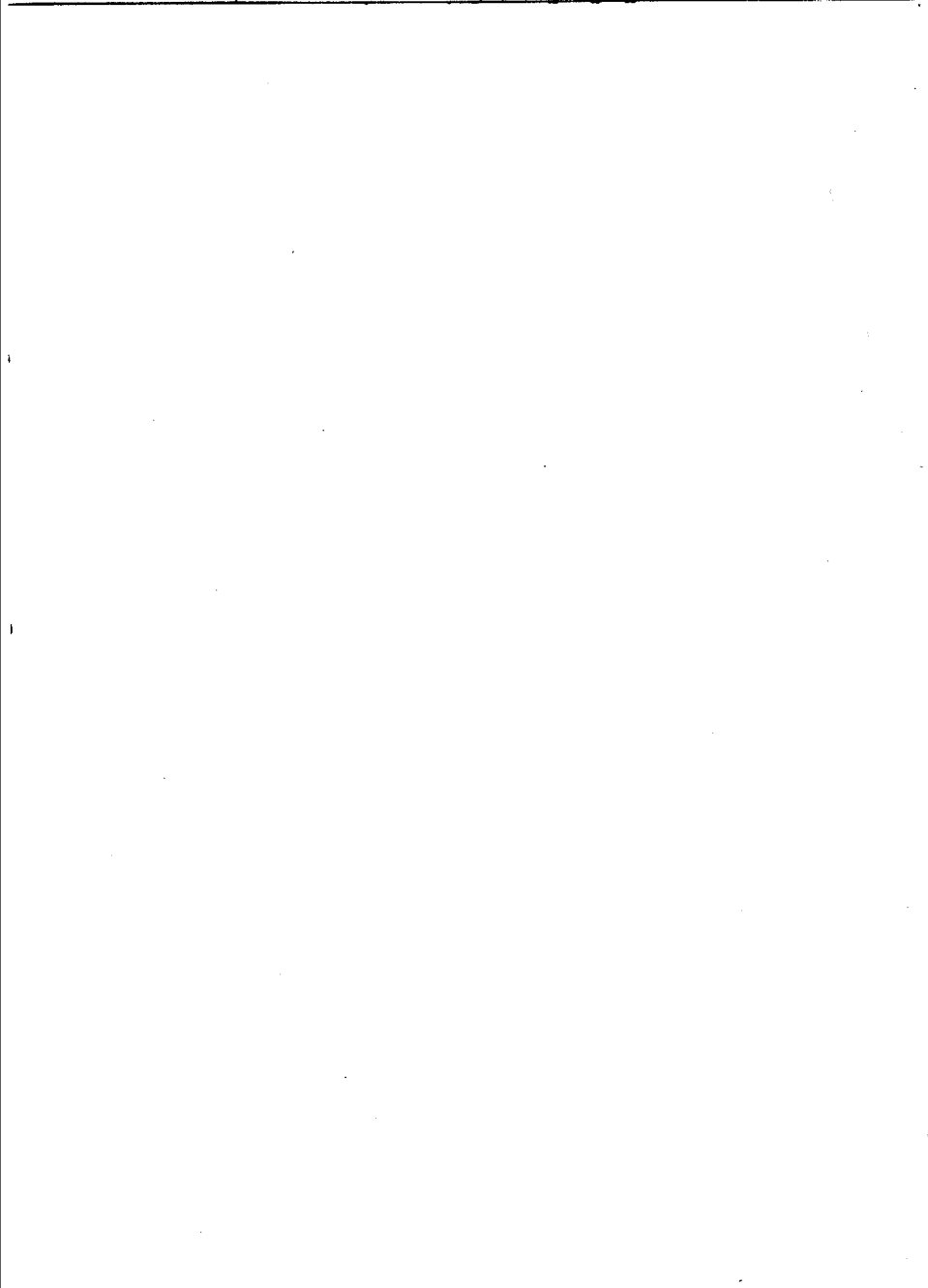
运 河	91
古城的春天	97
依旧是春天	98
从军行	99
血的春天.....	101
兵车向前方开.....	105
地狱和天堂.....	106
穷.....	108
三 代.....	109
钢铁的灵魂.....	110
春 鸟.....	112
《感情的野马》序句	115
人民是什么?	116
邻 居.....	118
星 星.....	120

生命的零度·····	122
冬 天·····	127
有的人·····	132
海滨杂诗·····	134
八达岭·····	137
照片上的婴孩·····	139
凯 旋·····	142
泪·····	145
诗神问答·····	147
我·····	148

烙 印

1933 年 7 月自费印行

1934 年 3 月开明书店初版



序

克家催我给他的诗集作序，整催了一年。他是有理由的。便拿《生活》一诗讲，据许多朋友说，并不算克家的好诗，但我始终却极重视它，而克家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这意见的符合，可以证实，由克家自己看来，我是最能懂他的诗了。我现在不妨明说，《生活》确乎不是这集中最精彩的作品，但却有令人不敢褻视的价值，而这价值也便是这全部诗集的价值。

克家在《生活》里说：

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

这不啻给他的全集下了一道案语，因为克家的诗正是这样——不是“混着好玩”，而是“生活”。其实只要你带着笑脸，存点好玩的意思来写诗，不愁没有人给你叫好。所以作一首寻常所谓好诗，不是最难的事。但

是，做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却大不同。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

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周边，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

这真不是好玩的。然而他偏要

嚼着苦汁营生，
像一条吃巴豆的虫。

他咬紧牙关和磨难苦斗，他还说，

同时你又怕克服了它，
来一阵失却对手的空虚。

这样生活的态度不够宝贵的吗？如果为保留这一点，而忽略了一首诗的外形的完美，谁又能说是不合算？克家的较坏的诗既具有这种不可褻视的实质，他的好诗，不用讲，更不是寻常的好诗所能比拟的了。

所谓有意义的诗，当前不是没有。但是，没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的经验，和他对这种经验

的了解，单是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种“热气”，一种浪漫的姿势，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若更往坏处推测，便不免有伤厚道了。所以，克家的最有意义的诗，虽是《难民》，《老哥哥》，《炭鬼》，《神女》，《贩鱼郎》，《老马》，《当炉女》，《洋车夫》，《歇午工》，以至《不久有那么一天》和《天火》等篇，但是若没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作品作基础，前面那些诗的意义便单薄了，甚至虚伪了。人们对于一件事，往往有追问它的动机的习惯（他们也实在有这权利），对于诗，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于一首诗的动机（意识或潜意识的）发生疑问的时候，我很担心那首诗还有多少存在的可能性。读克家的诗，这种疑问永不会发生，为的是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诗给我们担保了。我再从历史中举一个例。作《新乐府》的白居易，虽嚷嚷得很响，但究竟还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闲情逸致的冗力（Surplus energy）的一种舒泄，所以他的嚷嚷实际只等于猫儿哭耗子。孟郊并没有作过成套的《新乐府》，他如果哭，还是为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除了时代背景所产生的必然的差别不算，我拿孟郊来比克家，再适当不过了。

谈到孟郊，我于是想起所谓好诗的问题。（这一层

是我要对另一种人讲的!)孟郊的诗,自从苏轼以来,是不曾被人真诚的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看孟郊,当然不顺眼。所以苏轼诋毁孟郊的诗,我并不怪他。我只怪他为什么不索性野蛮一点,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诗,他自己的才是。因为这样,问题倒简单了。既然他们是站在对立而且不两立的地位,那么,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杀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认苏轼呢?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优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像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蜚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炼我们的力。那怕是毒药,我们更该吃,只要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至于苏轼的丰姿,苏轼的天才,如果有人不明白那都是笑话,是罪孽,早晚他自然明白了。早晚诗也会

扞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一千余年前孟郊已经给诗人们留下了预言。

克家如果跟着孟郊的指示走去,准没有错。纵然像孟郊似的,没有成群的人给叫好,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诗人不靠市价做诗。